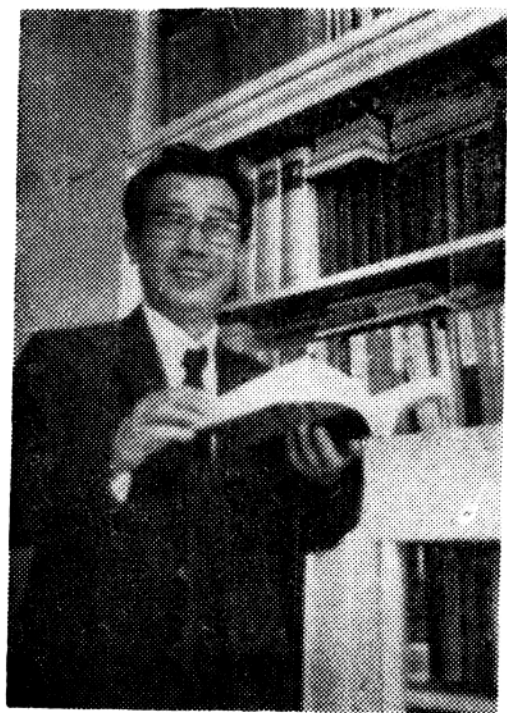


葉綠花紅的夏天

王定明 著



作者近影

比于耕收藏

乙卯六廿三午夜

目 录

叶蝶花紅的夏天·····	(1)
珍珠羹·····	(109)
心 迹·····	(120)
附录：思乡賦·····	(194)

叶绿花红的夏天

人生有不绝的希望，
力量来自科学的信仰。

——题记

—

南疆的夏天，阴晴多变，是个多雨的季节。每当晴时，天空湛蓝，山青水碧，四野葱笼，绿树成荫，繁花似锦。也常有短暂的降雨，有时还会阴雨连绵，云雾雨幕、罩住景物、阻碍视野。然而，雨后的山野倍加青翠，浓荫密布。叶绿花红，多美的夏天哟！

昨晚还是雷声震耳、雨暴风狂，今早又是万里晴空，天高气爽。带着花儿芳香馥郁的湿润空气，使人感到格外清新舒畅。

满头白发的老校长兼校党支部书记吕昆，查过早读之后回到办公室，翻开八二年南疆中学职业技术高中班的招生计划，潜心琢磨起来。现在已是仲夏，哪个家庭不在为子女升学的问题而忙碌担忧，作为办学校的吕昆岂能不反复思考这件大事？

突然，青年女教师肖玉珍一反常态，风风火火地闯进校长办公室，开宗明义地向吕昆要求：“校长，请你饶了我下一届职业班的班主任。”

“为什么？！”吕昆很诧异。

肖玉珍怯声怯气地说：“我听说要来新校长，支部一改选，你就会离休。”

吕昆感到奇怪地问：“这与你当职业班的班主任有什么关系？”

“今后的校长不姓吕，难说那些半节子秀才还会闹出什么事来，谁能顶着？出了事我可兜不起。”

“哈哈！”吕昆会心地大笑起来：“你是怕再吃一次人命官司？”

是啊，吃人命官司这件事，曾经震惊了肖玉珍这个秉性温柔、举止文雅、只会轻言细语说话的女教师。每当她想起这件事来，就感到心弦还在颤抖。

原来，南疆中学有个学生，名叫张勇，他十四五岁左右，身高就有一米七、体魄健壮、性情凶悍。在学校里经常欺负小同学，称王称霸。谁敢动他一个指头，他便奉还一顿拳脚。如果比他大的，他打不赢，便邀约上几个小兄弟，用单车链条、木棒、钢筋之类作为武器，好歹也要拼他个你死我活，鱼

死网破。即便他被打伤也不哼哼，养好伤之后再打。因此小兄弟伙们给他取了个带有赞誉性的绰号：“拼命王”。慢慢的这个“拼命王”，还叫出了名。

一九八〇年夏天，“拼命王”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离开了南疆中学。就在这年南疆中学首次开办了缝纫和园林两个职业技术高中班。肖玉珍当了园林班的班主任。刚开学这天，“拼命王”因路见不平，在街头与人打架被“请进”了公安局。吕校长却从公安局把他请回了学校，要收留他在职业班读书。本来，一些老师对开办职业班就有看法，招生的又都是些普高的落第秀才，吕校长竟然还把“拼命王”这样的顽劣学生从公安局请回学校。有的老师就劝肖玉珍，千万不可收这样的学生。但是，鼻子大了压着嘴，教导处已经把张勇编到园林班。

肖玉珍接纳“拼命王”张勇在园林班读书后，特别注意对张勇的思想工作，还专程到张勇的家里进行过两次家访。张勇的父亲是个著名厨师，为人正直、教子极严，可惜他信奉的是“棍棒底下出好人”的信条，教育张勇的方法简单粗暴，动辄就打，张勇则是压而不服，越打越闹；张勇的母亲是机修厂的工人，她对待张勇却与她的老伴完全相

反，十分溺爱。由于她只生了一个女儿和张勇这个宝贝儿子，如今女儿已经出嫁，张勇便是她的命根子，因而百般宠爱，真是含在嘴里的心肝宝贝。从小娇生惯养，他要什么就给什么，他要天上的星星月亮，也答应给他摘下来。因此，张勇十分任性，一点亏也不能吃，性格倔强凶悍，谁也不敢逗惹他。

常说好人相逢、恶人远离。自从张勇到了园林班之后，不少同学对这位“拼命王”是敬而远之，因此大半个学期以来也还相安无事。

期中考试后，因张勇的理科成绩不好，肖老师便写了个字条，委托本班的一个女同学送给张勇的家长，请他们到学校来谈谈张勇的学习情况。

谁知耳目灵通的张勇马上就知道了这件事。他自知考试成绩不好，难于向家长交待，在亲友面前也有失面子。便躲在背巷里拿橡皮筋弹弓，用一颗大头针做的“S钉”打在那个女生的屁股上。那个女生哭喊着跑回了家。

谁想那个女生的哥哥也是个要强的青工，岂能咽下这口恶气！下午放学前就带着妹妹来到校门口认人算帐。

放学了，张勇一出校门，突然飞来几拳几脚，立刻被打得头昏目眩，鼻子流血。但他毫不胆怯，

奋起反击。在他看来生活中的逻辑就是如此：软的怕硬的，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玩命的，玩命的怕亡命之徒，要敢打敢拼才行。特别是围观起哄的同学越来越多，当着这千人百众的面，响当当的“拼命王”岂能怯懦示弱，当众丢脸！于是“拼命王”顺手将挂在肩上的书包甩了过去，但被对方挡开，没有打中，紧接着他飞起一脚，照对方的小腹踢去，又被对方闪过，打出的拳头也被架过。张勇几次扑空，没有得手，反被对方在腿上蹬了一脚，背上挨了一拐。自己不能得手，怒火燃烧，一时性起，便掏出牛角刀来，不分轻重好歹，直向对手刺去，“拼命王”真个要拼命了！

对方毕竟年长两岁，多少懂得一点法度，虽不怕他动刀，但觉得再打下去要惹事端，便虚晃了两拳，冲出围观的人群，一阵风似地逃跑。

“拼命王”那肯轻饶，也冲开人群，紧追不放。他俩至少是百米赛的速度在大街上追逐，行人没有思考判断的余地，只有躲闪让道的功夫。他俩鱼贯进入一个小院，那个小女生的哥哥钻进房里，顶上房门，任凭“拼命王”在外面砸门叫骂，只是不开门。幸得同院邻居相劝，班主任肖玉珍老师也闻讯赶来，好说歹说才劝走了张勇。不过他誓要报仇雪恨，声称要约人来揍扁那个青工，踏平他

们的家！

肖玉珍老师要送张勇进医院，张勇不去，送他回家，他也不干。肖老师无奈，只得将张勇带回学校，请校医给他包扎处理之后，留他在家吃了晚饭。她看看张勇慢慢平静下来，便悄悄出门找了两个同学，到张勇家去通知他的家长。

肖老师离开张勇的时间，先后不到十分钟，但当她转回家来，那里还有张勇的影子。肖老师担心张勇采取鲁莽的行动，一方面向教导处报告，同时又请了两个同学，分头去通知张勇的家长 和 那个小女生的哥哥。要他提防和克制，不可扩大事态。又请了其他的几个同学，兵分几路，去找张勇。

张勇趁肖老师出门的机会，溜出肖老师的家，不经校门，逾墙而走。他离开学校以后，就去邀约他的小兄弟们去了。他的几个小兄弟也真可谓召之即来，不大功夫就来了七八个。但大多身体瘦小，上阵还不顶事。有两个大一点的偏偏又不在家，据说是去看电影。他知道他们会到哪个电影院，便向一个小兄弟借了辆单车，急驶而去。

张勇报仇心切，又要赶路找人，便不顾一切将车轮蹬得飞转。由于车速过快，刹不住车，将一个行动不便的孕妇闯倒了，他自己也摔得不轻。张勇自认晦气，顾不得自己的伤痛，赶快把那位妇

女扶上单车，推进一家离肇事地点不远的医院就诊。

张勇在医院挂号之后，万分沮丧地陪着那位倒霉的妇女在候诊室排队。这时他才看清那位妇女挺着个大肚子，白皙的脸，没有一点血色，闭目靠在椅背上哼哼起来。他第一次感到闯了大祸，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那还了得，肯定是被那妇女的丈夫打死无疑。想到这里，他颤抖起来了。

张勇不愿留在这个充满恐怖的地方，让人活活打死。正好这时有一群人抬进一个患者，他便趁混乱之机，悄悄溜出候诊室，连单车也不要就逃跑了。

张勇一路逃跑一路在想，自己的模样已经被人认出，祸事难逃。他早忘记了自己的伤痛和要去邀约兄弟们报仇雪恨的事。慌慌张张地赶回家里，想躲起来。但到得家里，他一看无处藏身，便又悔恨自己不该逃跑，这一逃不是罪上加罪了么？！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已是六神无主，如坐针毡，在他眼前老晃动着来逮捕他的公安人员的影子。他又想着赶快离开这个家，逃跑出去。但逃向那里？能逃脱这场祸事吗？事到如今，张勇第一次感觉到世界虽大，却没有他的藏身之地。到底怎么办？他立刻就作出了决策：那就向这个世界告别吧！事不宜

迟，他想到这里，便立即拿了张纸，提笔就写了一封绝命书：

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老师，
永别了！可爱的家乡、美丽的城市，
永别了！伟大的祖国、幸福的人间，
永别了！

张 勇

他把写好的字条摆在桌子上面，用朋友的单车钥匙压着，那钥匙上挂着个塑料彩球和一只用不锈钢锉成的孔雀型像，仔细看还是开酒瓶用的启刀，份量够重的了，把纸条压得稳稳当当，可以放心了。于是他疾步溜出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

张勇的父母亲在张勇回家之前得到消息一齐赶到学校。肖老师向他们说明张勇打架的经过情况后，很担心他再邀约人去打，惹起更大的事端，大家便急急忙忙分头去找张勇。

张勇的母亲找了一会，觉得盲无目的，应该到家里看看孩子回家了没有。这一看非同小可，她发现儿子亲笔写下的“绝命书”，便嚎啕大哭起来。

张勇的母亲是个又胖又大的大块头妇女，原名李秀英，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这个名字。自从她嫁

给姓张的师傅和生了孩子之后，邻里们尊称她为“张妈妈”。在厂里，又由于她每做了一件工作就象老母鸡下了蛋那样，呱呱叫个不停，逢人就讲、见人说，特别是她那泼辣强悍的性格，会使那些不了解她的人感到敬畏。她和儿子所不同的是：张勇会动手打，她是动嘴骂。谁要是做了一小点不当的事，或者逗惹了她什么，她一经抓住理，便有理不让人，骂个没完，骂到嘴里的白沫四溅还要骂。就是在学习会议上，在正二八经的场合，只要说话的内容稍微搭得上边，她就会借题发挥、臭骂一通。但她从来不指名道姓，大家也不答理，骂完也就完了。就因为她的这张嘴会唠叨，工人同志们便封了给她一个美称，叫做“鸡婆”，她也满无所谓，谁叫随应。所以大家也只好叫她生来就叫“鸡婆”似的，不喊她的正名。“鸡婆”这个人虽泼辣凶悍，但也爽直，有什么说什么，从来不在背后捅刀子。因此，她在妇女中的人缘不算坏，自然，不少男同胞一提起“鸡婆”，就会感到心烦！

“鸡婆”一个人在家里嘶天喊地地哭嚎了一阵，觉得不对，她想冤有头、债有主，便跑到学校，赖在肖玉珍老师的家里，大吵大闹，口口声声要肖玉珍赔还她的儿子。她的理由是：第一，当天上午肖玉珍老师写了条子向家长告状，使孩子畏

惧；第二，孩子是从肖玉珍家里逃走的，肯定是肖玉珍威逼太甚，才导致他去走绝路等等。她按逻辑推理，越说理由越多。这个大块头妇女肺扩量大，中气又足，声震如雷，这样大吵大嚷、大吼大叫，把个柔弱的肖玉珍老师吓得胆颤心惊，魂不附体。

吕昆沉着冷静地亲自看了那份绝命书后，证实张勇是想轻生，感到她的学生面临危险！情况还比较复杂，看来在弄清张勇的下落之前，是很难向他的父母说清问题的了。便把寻找张勇同学的事，仔细作了安排。

张勇写下“绝命书”、不知去向的事件，通过他的母亲大哭大闹，轰动了整个学校，把肖玉珍老师家吵得不安宁，肖老师的小孩也吓哭了。

吕校长一方面向市教育局反映了这个情况，同时向公安局报告备案。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张勇的家长与肖玉珍老师发生正面冲突，便悄悄地把肖玉珍老师一家转移到自己家里，保护起来。由她自己出面，承担一切后果。

吕昆陪着张勇的母亲就坐在肖玉珍老师的家里整整熬了一夜，第二天仍没有找到张勇的踪影。

第三天一早，张勇的舅舅、舅妈、姨爹姨妈、叔叔婶婶、孃孃阿姨、表哥表姐闻讯纷纷赶到学

校。人越聚越多，异口同声说肖玉珍逼死张勇，一口咬定要她赔人，并强烈要求学校领导交出肖玉珍。市教育局保卫科的两个同志一再劝说也毫无用处，看来是得打一场人命官司了。

吕昆心想与其这样在学校闹腾下去，影响全校的正常教学，不如干脆到公安部门解决。于是她挺身而出，一肩把事祸挑了起来。她向张勇的家长 and 亲属说明：自己是一校之长，对张勇同学要严格要求，是她的一贯主张。肖老师写给家长的通知书也是她布置的。因此她应该完全承担责任。她果断地说：“我愿到公安局当人质，请家长也和我一起到公安局立案。”吕昆说完迈步就走。

吕校长的突然举动，使得“鸡婆”和她的亲属们都愣住了，一时没了主意。

局保卫科的两位同志似乎理解了这位老校长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的老师，保护学校的心意，便对张勇的母亲说：“对了，只有到公安部门立案，才有法律保障，还不快走！”

张勇的母亲也觉得有理，便抹了把眼泪，起身大步追上吕校长。其他亲属便也一涌而上，像团蜂似地卷出了校门。

给吕昆打电话的是徐宝珍，她是本市长寿医院小有名声的外科医生。她身材苗条、举止大方。衣着似乎也就天天是那样：一件米色小开领西装、银灰色的呢子裤，瓜子脸，略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属边的眼镜，显得沉静文雅，嘴角总是往上挑着，仪容和蔼可亲。她讲话的声调比人高八度，朗朗清脆，悦耳中听。但吕昆从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不对劲，而且感觉出她的气色不对，似乎看见她拉得更长的脸上罩着一层薄雾似的，朦胧可畏。她既向吕昆告老头子的状，又要请吕昆为她儿子的升学问题拿主张。觉得问题有些严重，不能不管。向来徐宝珍家的“内政”问题，大多请吕昆作高参，说起来还有一段缘由：

四九年，吕昆在参加边纵的游击战争中，肩夹骨下端负伤，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缺乏医疗条件，伤口虽愈合了，但没有取出弹头。解放后又忙于工作，一直拖到五四年，领导上强行安排她去医院，这才做了取弹头的手术。

给吕昆做手术的就是当时年轻的外科医生徐宝

珍。她想不到吕昆是个貌似文质彬彬，却有坚强性格的女子。在手术过程中，哪怕疼得额头上直冒汗，全身颤抖，但她紧咬牙关，不皱眉头，不吭一声，她的勇敢和坚韧精神为徐宝珍所折服、崇敬。因此，她和吕昆结成了知交。

徐宝珍在与吕昆的交往过程中，又认识了吕昆的战友高龙。徐宝珍和高龙在日渐频繁的接触中，播种着友谊的种子，后来这种子神速萌发，迫使吕昆充当了红娘，他们友谊的种子绽开了爱情的鲜花。

徐宝珍和高龙的结合是美满的。高龙接受过革命战争的锻炼，是个质朴务实、忠于职守的人。新中国建立前他读过两年职业中学，学过土木工程，解放后一直在公路工程局从事技术工作，现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虽说他们隔行如隔山，各自从事的专业相距太远，但他们彼此的心是相映相通的。都了解技术工作的甘苦，互相体贴关心，诚挚相爱，亲密无间，就像一个人的两只手一样。随着他们一个又一个孩子的诞生，使她们更加相爱，也更加劳碌。他们一起熬过那些风风雨雨的岁月，即便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无论他们在各自的单位受到何种冲击，任凭社会上刮起什么样的风暴，但在他们这个小家庭里，就象一个避风的港湾，是那樣的

和谐、平静、安谧。

然而，时刻相依的唇齿，也还有个碰撞的时候，统一只是相对的，矛盾无处不在。眼下，为了孩子的升学问题，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高龙和徐宝珍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志强，是个插队知青，他聪明能干，刻苦好学，七七届报考大学已达到初选线，但由于填报志愿不当，未被录取。同年夏天考上师院物理系，已经读了四年，目前，又正面临着一场新的考试——毕业分配；老二叫志学，也很聪明，机灵过人，就是华而不实。高中毕业后，连考两年大学连年落第，成了高龙和徐宝珍的一块心病。现在，他正积极准备第三次报考；老三是个小女孩，名叫晶晶，今年初中毕业，天资不差，也爱学习，特别喜欢歌舞，想当个演员。她的身材虽也象她母亲一样苗条，遗憾的是她的手臂生成反关节，根本不是表演人才。现在她临近初中毕业，正准备参加升入高中的考试。

徐宝珍一心一意为志强留在城里，分配一个好工作，为志学考上大学，在尽一切努力。同时她指望晶晶能考上重点中学，将来考大学读医学院，继承她的事业。使徐宝珍不能惬意的是晶晶的考试成绩不好不坏，老居中游。徐宝珍为了使晶晶的成绩